

温燕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温燕霞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温燕霞 著

红翻天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翻天 / 温燕霞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033-2105-4

I·红… II.温…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7640 号



书 名: 红翻天

作 者: 温燕霞

责任编辑: 刘立云

书籍设计: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龙丹彤

责任校对: 杨海琴

出 版: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10003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455 千字

印 张: 35.125

印 数: 1 - 7500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3 - 2105 - 4

定 价: 50.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与我社联系 E-mail: jfwycbs@public.bta.net.cn



◎温燕霞，二十世纪60年代生人，现为江西电台健康频率总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先后获得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江西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广电系统先进工作者、江西文学艺术界拔尖人才等荣誉。

◎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夜如年》《黑色浪漫》《寂寞红》《斜阳外》，散文集《嫁给一盏灯》《越走越远》等七部著作；主创的广播剧《袁庭钰的故事》等七部作品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根据长篇小说《夜如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围屋里的女人》在全国热映。



这是一曲低回、哀婉、壮烈的战地之歌。它将战争的残酷与女性的柔美推向让人撕心裂肺的境地。用青春和生命的凋零唤起人们对正义的向往和对那段如火如荼历史的深情缅怀和追忆。

战争题材和美学元素(序)

■ 刘上洋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历史，这是一幕慷慨悲怆的大剧。只是，随着岁月的渐行渐远，无数的梦幻与激情，无数的歌哭和血泪，无数的追求与叛逆，都如风中的流云，晴空下的露滴，在静悄悄散失流佚……

苏区、红军、先烈、根据地……这一系列的字眼，逐渐从那充满腥风血雨的时代背景中抽象、凸显出来，放射出一种圣洁的光芒，但那数不清的生动过程和触手可及的生命细节，却隐退为难以辨析的暗色背景似乎永远不再浮现。这，让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在回想那些让人充满景仰的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感到些许的遗憾和怅惘。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历史最好是具象的、可感觉可触摸的——这样的历史才会在他们心中真正活起来，并融入到现实生活的喜怒歌哭中去！温燕霞的新作《红翻天》即是这样一部能够将人带入过往的长篇小说。

《红翻天》，聚焦于1933年秋到1937年底的江西赣南，尤其是被称为“红都”的瑞金一带。这段时期，恰值第五次反“围剿”前后，从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看，它无疑是苏区革命史最重要的一个“节点”。血与火的考验、爱与恨的激情、生与死的搏杀，在那个时期尤其显得酷烈。千里赣南大地上

浸透的鲜血和泪水，至今让人唏嘘与怀念。

作为生长于赣南的客家女儿，温燕霞深受当地民俗和历史的浸染，对那段红色的历史尤其有着强烈的兴趣。从小耳濡目染的许多人物和故事在她心头萦绕，最终凝结为不可化解的情结。

作为作家而言，温燕霞更为关注的不是历史的抽象，而是形象而生动的细节，因此，在长篇小说《红翻天》中，大家所熟知的那段时期的历史结论化为苍茫的背景，凸显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批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生命。

出身不同、性情各异的几位女主角：周春霞、江采萍、马丽、刘观音、杜青秧、杨兰英，同时为时代大潮所裹挟，加入了红军队伍。她们当中有富家千金、知识女性、福音堂长大的孩子，也有女仆和农村女娃。她们或为崇高的革命理想所激励，或为浪漫的爱情所引导，或为偶然的因素所裹挟和推动，不约而同来到红都瑞金，参加到红鹰宣传突击队中。

红鹰宣传突击队的主要职责是进行革命宣传和鼓动。这些十几二十岁的女子在红色的土地上，以她们靓丽的青春和纯洁的生命，组成苏区一道闪亮的风景。她们矫健的身影燕子般穿行于纷飞的战火中，时而是枪林弹雨中引吭高歌的宣传队员，时而是硝烟弥漫中救死扶伤的美丽天使，在根据地由蓬勃发展转向被“围剿”扼杀的严酷时刻，她们经历了人生最严厉的考验，度过了难以想象的困厄与苦难。那些变幻奇谲的冲突和遭遇、那些充满矛盾纠葛的爱恋与感情、那些大喜大悲大爱大恨，那些金戈铁马缱绻痴情，被作者以无比细腻的笔触渲染出来，就好像一幅用工笔描绘的波澜汹涌的历史长卷。

红色苏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重要的时段，但遗憾的是长篇小说中真正反映这段历史时期的很少，特别是通过几位青春女性如花生命的绽放与凋零来折射那段特殊历程的更少，从这个角度而言，温燕霞历经五年打磨的这部鸿篇巨制《红翻天》，可以看作是开创之作。对于小说中的那些女主角来说，参加红军是她们人生路上的关键一步，而对于红色根据地来说，第五次反“围剿”更是一次重

大转折。广昌保卫战的失利、主力红军在十分保密的情况下全面撤退和苏区的沦陷……一次次严酷而惨烈的斗争恰恰被刚刚参加红鹰宣传突击队的女红军们所遭遇。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周春霞、江采萍们的形象尤其显得光彩照人。

《红翻天》的开创意义还在于它没有回避历史中的缺陷和人性中的矛盾。书中的主人公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纯英雄，而是有着这样或那样弱点和缺点的凡人，面对困难，有人退缩了；面对生死，有人背叛了，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坚持。在情节的层层递进中，弱小的人物长大了、坚强了，她们性格的完善、人格的成长使得整个故事呈现出韧性和张力，并让读者获得感同身受的深刻体验。当我们读到招娣为了腹中的孩子悄悄离开突击队、却在瑞金沦陷后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战友的故事；当我们目睹方梦袍受到战友的误解仍坚持使命并最终献出宝贵生命的壮烈；当我们看见周春霞即使参军后，“军装洗后总要用装了滚水的茶缸去烫，刘海也时不时用火钳烫一烫，眉毛修得整整齐齐，站着和坐着都要考虑美观”的娇小姐变成在红军撤退后仍敢扮成农妇和敌人周旋、身陷监狱后面对鲜血和死亡依然能坚贞不屈地顽强战斗的细节，终于能理解革命和战争之所以被称作生命的熔炉或灵魂的炼狱的含义。

战争是惨烈的，革命是艰苦的，但作为艺术创作，作者的视觉却始终是审美的。人性之美和灵魂之美在《红翻天》中得到了足够的诠释，自然之美和女性之美在小说中同样不乏精彩的描述。

作者细腻、传神、优美的笔触，无疑使这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具有了更充沛的美学元素。

赣南既是当年的苏区红色根据地，同时也是客家人祖祖辈辈居住的乡土。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客家乡风民俗，得益于作者的客家女儿的身份，得益于她在赣南这块土地上所吸吮的营养。而这些乡风民俗也大大增添了作品细节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总之，正像小说出版简介中所形容的那样：战争与女性，鲜花与硝烟，青春和死亡，战争背景与客家风情，这些原本互不相关的元素

被小说中六个如花女子扣人心弦的命运神奇而又繁复地糅成了一曲低回、哀婉并壮烈的战地之歌，将战争的残酷与女性的柔美推向让人撕心裂肺的极致，用青春和生命的凋零唤起人们对正义的向往以及对那段如火如荼历史的深情缅怀和追忆。

最后，要谈一谈小说的书名。《红翻天》这个书名一看就特别响亮，它的寓意更是热烈而又丰富。赣南老表是喜欢吃辣椒的，那儿出产的辣椒就叫红翻天。“这辣椒生得可爱，小小的个儿尖尖的嘴，花序般簇拥着指向天空，仿佛孩童团起的指尖。夕阳下，留得有些老的辣椒闪烁出红玛瑙的美丽色泽，晃眼间又似团团耀动的火焰……这辣椒确实红得热闹，红得有气势，除了夺目的红光外，它的味儿也够劲，让吃过的人难以忘记。”

那段如火如荼的岁月同样让人难以忘记！——不是吗？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废墟的辉煌》等多部著作，并多次荣获国内散文大奖）

目录

1	……序·刘上洋	260	……第二十二章
	战争题材和美学元素	268	……第二十三章
1	……第一章	291	……第二十四章
11	……第二章	308	……第二十五章
17	……第三章	333	……第二十六章
24	……第四章	347	……第二十七章
45	……第五章	355	……第二十八章
53	……第六章	366	……第二十九章
65	……第七章	383	……第三十章
74	……第八章	389	……第三十一章
85	……第九章	401	……第三十二章
102	……第十章	413	……第三十三章
114	……第十一章	428	……第三十四章
125	……第十二章	437	……第三十五章
140	……第十三章	448	……第三十六章
167	……第十四章	462	……第三十七章
177	……第十五章	467	……第三十八章
190	……第十六章	487	……第三十九章
203	……第十七章	510	……第四十章
216	……第十八章	518	……第四十一章
226	……第十九章	526	……第四十二章
232	……第二十章		
244	……第二十一章	549	……后记



第一章

阳光照在雪白的锯齿上闪烁出道道寒光，方梦袍伸出疲惫而麻木的手指摸了摸，叹口气，不知这粗大的锯齿切入肌肤时将是何等感受。他眼一闭，手一垂，锯子当啷一声，落在右手边的火盆上方。火盆里炭火熊熊，呼啸的山风吹得火星四溅，有几点落在方梦袍的手背上，但方梦袍已感觉不到火星的热度，他睡着了。

方梦袍是站着睡着的，保持着一种工作的姿态，这使他的睡姿看上去有些古怪。更古怪的是他所处的环境：一座颓倒半边的古庙，一尊已然坍塌的泥塑观音像，一扇门板架在神台上，门板上躺着一个血淋淋的年轻伤员；旁边摆着一溜箩筐，筐里是锯断的大腿、胳膊，丢弃的眼珠、牙齿，几只僵死的手倔强地从一堆模糊难辨的脏器缝隙里伸出来，仿佛要抓住被硝烟染黄的空气。

枪炮声越来越响了，树梢轻微震颤起来，抖下层层黑土。方梦袍打着香甜的小呼噜，根本没听见伤员痛楚的呼声：“方医生，请赶快给我开刀！把弹片取出来，前线正缺人啊！”

方梦袍什么也没听见，这会儿他高大消瘦的躯体羽毛般飘在空中，他看见父亲正挣扎着病体，牵着六岁的自己在漫山飞舞的雪花中蹒跚。爹快死了，好不容易将他带到那个名叫五堡的地方，刚敲开福音堂的大门，爹便口喷鲜血，死在了地上。这时从黑漆漆的门里露出一张奇

异的脸，金发碧眼，高鼻深目，长得一脸好胡须，他散发着汗味的胸膛给了方梦袍一种别样的温暖。

方梦袍虽然年幼不谙世事，却也明白这个人将在自己的生命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他郑重地向他磕了个头。后来的一切证明了他当时的预感，因为正是这个名叫陈查理的洋人出面埋葬了父亲，也是这个陈查理将他收留在福音堂，让他从此有了个安身的地方。

在福音堂长到13岁，方梦袍被会昌县一户姓方的郎中收养，再后来他子承父业，当了乡间郎中，过着一个医术尚可的郎中应有的生活。如果不是闹红，这会儿他应该坐在那间干净的堂屋中为病人把脉、称药。但世道改变了他，1929年底他参加了红军，并当上了一所只有十几个人的野战医院的院长，而那个陈查理也从他的恩人成为险些要了他命的“仇人”。当然，这一切与陈查理本人无关。从第二年6月起，中央苏区突然掀起股肃反风潮，来势汹汹，越闹越厉害，生杀大权由原先的师党委逐步下放到连排，把整个苏区搅得天昏地暗，方梦袍因陈查理之故，被当成了AB团分子绑赴刑场，马上就要开刀问斩。

刑场设在一座小山谷里，此前已处决了多位所谓的AB团分子，从自己同伴身上溅出的鲜血，触目惊心。在如注的大雨中，一位中枪未死的战士挣扎着爬起来，声嘶力竭大喊冤枉，这时枪声又响了，战士应声倒下，但那双眼睛却始终圆睁着，渐渐黯淡的眸子不知何故定在了方梦袍身上，让他心颤，他不明白原本亲密的战友何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敌人。

那一刻他感到了某种荒谬，于是止不住大笑起来。笑声搅和着旁边将死的战士的哭声，利刃似的把那片猩红的雨帘一片片割开，接着从雨缝里突然钻出匹快马，马上的战士扬鞭高喊：有新命令，枪下留人！有新命令，枪下留人——！

方梦袍就这样捡了一条性命。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始终不相信自

己竟然是在将死之际被人拯救了，常常有置身梦境之感，无数问题抓挠着脑海，让他不得安宁。后来终于明白，自己之所以被救，是因为红军已认识到反AB团运动剑走偏锋了，开始纠正错误。他于是成为了一个幸运儿。不过这种“幸运”还是在他心上刻下了深深的伤痕，从那以后他变得异常谨慎，不问政治，只问业务，试图用加倍的工作来麻痹自己，抹掉那个让他噩梦连连的记忆，可他又怎么也做不到。那匹快马和那个战士的喊声经常从梦中扑出，不断撕扯着他，折磨着他，让他时时梦回心惊，如同在刀刃上行走。

这会儿那个战士被雨淋湿的喊声从枪炮声中横蛮地飘出，在他耳膜里像只蠓虫那样扑腾着，让他猝然清醒过来。他揉揉眼睛，看见了妻子红云那张布满妊娠斑、洋溢着心疼与关爱的脸。

“梦袍，你醒来啦？我已经把伤员绑好，可以手术了，你抓紧用冷水抹把脸吧。”

红云言罢拖着消瘦、疲惫的身子，将那把已经消好毒的锯子递给他。由于白军的铁桶式合围，苏区的各项物资匮乏之极，医疗器械更是紧张，没办法，只好就地取材，土法上马。方梦袍现在拿着的是一把木匠用的锯子，粗大的锯齿流露出几分狰狞。方梦袍瞥了眼脚下锯坏的十几把锯子，想到伤员将受的痛苦，鼻尖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已是10月末，按说不该如此酷热，可近来赣南天气古怪，热得就跟夏天似的。前方那场恶战打了三天三夜，造成了巨大伤亡，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散发出阵阵恶臭，手术台旁尚未清理的残肢也有了气味，加上连续工作几十个小时，方梦袍的体力已严重透支。

自从9月份白军以百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以来，他没好好睡过一天觉。医院跟着部队漫山遍野奔走，伤员源源不断，每300个伤员不到一个医生，人手奇紧。他所在的医院原先倒是有8个医生，可前年查AB团时被错杀了两个；一个前些日子开了小差，还有一个在战场救护时中弹牺牲，另一个被俘，剩下的两个已累得不成

人形。好在都还年轻，大家咬牙扛着，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意志再坚强，仍敌不过身体的垮塌，所以他刚才站着也能睡着。

用冷水抹了几把脸，方梦袍神志清醒地走到手术台旁。受伤的战士很年轻，十七八岁模样，眨着一双大眼睛，明显有些惧怕，当方梦袍的手温柔地抚在他脖子上时，小战士掉了眼泪。

“方医生，真的要锯腿？那我还怎么回战场啊？”

方梦袍安慰着他，让他含住一块被水浸胀了的木片，然后手下一用劲，把小战士给掐昏了。他朝对面的护理员点点头，两人用劲握住锯把锯了起来，一声惨叫在耳边炸开，吓得那些附在残肢上的蚊蝇轰地飞起，将阳光遮住了……

做完手术，方梦袍跟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浑身上下没有一缕干丝，脚骨也给汗水泡软了，护理队员刚把伤员抬走，他便咕咚坐在了地上。地上满是血水，箩筐里的断肢残肉又高了一层，在他眼中飘浮起来。他看见年轻伤员的断腿斜倚在箩筐里，似乎不愿离开主人，腿上的肌肤变得苍白。那是多么强健的一条腿啊，骨骼匀称，肌肉扎实，粗黑的汗毛彰显着男人的雄性。想它在主人身上时，该是诱人的吧？可惜离开主人的身体之后，它只会迅速地腐烂，而那个年轻伤员的世界也就再不会平坦了……

方梦袍刚刚发出几声感叹，脑子一迷糊，身子一软，歪倒在血水中睡了过去，很快又被梦魔住了。他梦见了阴霾笼罩中的福音堂，梦见了小鸟依人的马丽。

那时候他和马丽都以为人是长不大的，因为身边的小伙伴接二连三地病死、饿死，然后埋在后山的林子里。那些坟堆在春天开满了白色和粉红色的野蔷薇，仿佛一顶顶花冠。有时那些野蔷薇花会在梦中无限膨胀，直到遮天蔽日，把他吓醒。他还经常梦见杨之亮。杨之亮是苏区对外贸易局采购科的科长，他多次恳请方梦袍给陈查理写信，让陈查理出面帮忙弄些急需药品，方梦袍害怕再一次受牵连，毫不犹

豫地拒绝了，后来在红云的疏通下，上个月他和杨之亮去赣州找陈查理，弄回了一大批紧俏的医药用品。回程时他们走的是水路，白军似乎嗅到了什么苗头，一直紧追不舍，迫不得已，杨之亮让船靠岸，会合前来接应的赤卫军与敌人短兵相接。

虽说参加红军好几年了，但方梦袍从未打过仗，不免有些惊慌失措。他挑着药担一路猛跑，慌忙中走错了路，等他在山顶上看见那十几个挑着物资的赤卫军队员的身影，挺身欲追时，浑身鲜血的杨之亮穿过树丛，倒在了他怀中。杨之亮脖子中枪，血喷得有尺把高，在蔚蓝的天空中洒出一片红雾，在鲜血的喷涌中，他高大壮实的躯体猝然蜷曲起来。

“陈队长牺牲了，战士们牺牲了，你……”

杨之亮话没说完便断了气，微睁的双目流露出深深的眷恋。这几年方梦袍见过无数战友离去，对死亡早已麻木，可杨之亮和陈队长的死还是让他心如刀绞。和煦的秋阳中，他呆呆地搂着杨之亮的尸体，看着死色渐渐遍布他的全身，良久才踉跄而起，拖来树枝将烈士的遗体遮住，用匕首在旁边那棵高大的松树上刻下了一行印记，挑起担子又急着赶路。

方梦袍实在走不动了，当他看见草丛中跃出的那几个臂戴红袖章、手持红缨枪的儿童团员时，眼前一黑，连人带担扑倒在地。从那以后，他常常在梦中嗅见泥土的味道。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害怕死亡，但他的确会经常设想人死后躺在土里的情景。他想人终归还是怕死的，他也一样。有时想到这一点他便觉得自己异常渺小，尤其在那些视死如归的战士们面前，他感到了自己的差距。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认为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因为他经常会陷于悲观，是妻子红云帮助他逐渐坚强起来的。在这方面，他很感谢红云。

红云比他年长三岁，出身南洋富家，学成后回到老家福建连城县教会医院做事，前几年跟随傅连璋先生参加了革命。她与方梦袍在战

斗中相识、相爱、成婚。红云尽管出身富家，却有着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常常给他分析形势，讲解革命道理，是方梦袍生活中的良师益友，也是上天赐给方梦袍的女人，让他在失去双亲后重新体会到了什么叫温暖。可让方梦袍无地自容的是，由于他的不自制，这几年红云已经有过三次身孕了。

第一次反围剿时，红云在战斗中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孩子刚发出第一声啼哭，红云母子便被炸起的焦土埋住。等战士们将她俩挖出时，孩子已经窒息而亡。孩子的死在红云心中掘下了一口痛苦的深井，从此她对房事有种莫名的恐惧。而这时苏区的形势渐紧，提倡夫妻分居，以减少妇女怀孕的机会，加上工作繁重，他们很少在一起，饶是如此，半年后红云还是怀上了。胎儿三个月时，正巧遇上一场恶战，红云从战场一口气抢救了十二个伤员，累得当时就小产了。之后方梦袍发誓再也不碰妻子了，可他是一介凡夫俗子，终究也有走火入魔的时候，上个月红云又怀了孕，而且反应极重，让方梦袍羞愧难耐，因此他常在心里忏悔：红云，对不住，让你受苦了！

方梦袍在迷糊中喃喃着，忽然间枪炮声大作，把他惊得一骨碌爬起来，但见手术台前又摆了一长溜伤员，呻吟声此起彼伏。护理队员们忙不迭地跑来跑去，把血腥的空气搅得越发稠密。方梦袍头晕眼花，险些摔倒，这时红云端了碗热粥给他喝。热粥穿过肠子时的那份温暖让他重新有了几分力气与清醒。喝罢粥，他扭了自己两把，心想在这紧要关头居然能睡着，真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还院长呢！

他羞愧地扫了周围一眼，旁边还有两张手术台，那个去年俘虏过来的陈医生正在喝粥，看样子也快顶不住了，瘦高的身子秋叶般抖动着。另一个医生老黄趴在手术台上睡觉，急得旁边那个健壮的护理队员刘观音尖声大叫：“黄医生，你快醒醒，有好多伤员等着做手术呢！”

黄医生和方梦袍一样，已经几天几夜没合眼，任刘观音怎么吼，